

張氏醫通

卷四



張氏醫通卷之四

清

長洲石頑張

璐路玉父纂述

男

以柔安世

叅訂

訥遜言

日本

大泉長菴前田安宅子仁

再訂

男

典子守

諸氣門下

痰飲

唾

金匱云。問曰。夫飲有四。何謂也。師曰。有痰飲。有懸飲。有溢飲。有支飲。問曰。四飲何以爲異。師曰。其人素盛今瘦。水走腸間。漑漑有聲。謂之痰飲。飲後水流在脇下。欬唾引痛。謂之懸飲。飲水流行。歸於四肢。當汗出而不汗出。身體疼重。謂之溢飲。



欬逆倚息。短氣不得卧。其形如腫。謂之支飲。

痰飲爲患。十人居其七八。金匱論之甚詳。分別而各立其名。後世以其名之多也。徒徇其末而忘其本。曾不思聖人立法。皆從一源而出。無多岐也。蓋胃爲水穀之海。五藏六府之大源。飲入於胃。遊溢精氣。上輸於脾。脾氣散精。上歸於肺。通調水道。下輸膀胱。水精四布。五經並行。以爲常。人金匱卽從水精不四布。五經不並行之處。以言其患。隨證分別淺深。誨人因名以求其義。淺者在於軀殼之內。藏府之外。其飲有四。一由胃而下流於腸。一由胃而傍流於脇。一由胃而外出於四肢。一由胃而上入於胸膈。始先不覺。日積月累。水之精華。轉爲混濁。於是遂成痰飲。必先團聚於呼吸大氣難到之處。故由腸而脇而四肢。至漸漬於胸

膈其勢愈逆。則痰飲之患。未有不從胃起見者矣。夫五藏藏神之地也。積水泛爲痰飲。包裹其外。詎非人身之大患乎。凡水飲畜而不散者。皆名留飲。留者留而不去也。留飲去而不盡者。皆名伏飲。伏者伏而不出也。隨其痰飲之或留或伏。而用法以治之。始爲精義。今試言之。由胃而上胸脇心肺之分者。驅其還胃。或下從腸出。或上從嘔出。而不至於伏匿。若由胸膈而外出肌膚。其清者。或從汗出。其濁者。無可出矣。必有伏匿肌膚。而不勝驅者。若由胸膈而深藏於背。背爲胸之府。更無出路。豈但驅之不勝驅。且有挾背間之狂陽壯火。發爲癰毒者。伏飲之艱於下出。易於釀禍。其誰能辯之。誰能出之耶。

水在心。心下堅築短氣。惡水不欲飲。水在肺。吐涎沫。欲飲水。

水在脾。少氣身重。水在肝。脇下支滿。噎而痛。水在腎。心下悸。
○夫心下有留飲。其人背惡寒。冷如掌大。○留飲者。脇下痛。
引缺盆。欬嗽則輒已。轉一作甚○胸中有留飲。其人短氣而渴。西
肢歷節痛。脉沉者有留飲。○膈上病痰滿喘欬吐。發則寒熱。
背痛腰疼。目泣自出。其人振振身瞤而劇。必有伏飲。○夫病
人飲水多。必暴喘滿。凡食少飲多。水停心下。甚者則悸。微者
短氣。脉雙弦者寒也。皆大下後善虛。脉偏弦者飲也。○肺飲
不弦。但苦喘短氣。○支飲亦喘而不能卧。加短氣。其脉平也。
○病痰飲者。當以溫藥和之。
心下有痰飲。胸脇支滿。目眩。苓桂朮甘湯主之。小便則利。
靈樞曰。包絡是動。則病胸脇支滿。痰飲積其處。而爲病也。
心下有痰。水精不上注於目。故眩。茯苓治痰水。伐腎邪。桂

枝通陽氣。開經絡。白朮治痰水。除脹滿。然中滿勿食甘。反用甘草。何也。蓋桂枝之辛。得甘則佐其發散。和其熱而使不僭上。甘草有茯苓。則不支滿而反滲泄。甘能下氣除滿也。夫短氣有微飲。當從小便去之。苓桂朮甘湯主之。腎氣丸亦主之。

微飲而短氣。由腎虛水邪停蓄。致三焦之氣升降呼吸不前也。二方各有所主。苓桂朮甘湯主飲在陽呼氣之短。腎氣丸主飲在陰吸氣之短。蓋呼者出心肺。吸者入腎肝。茯苓入手太陰。桂枝入手少陰。皆輕清之劑。治其陽也。地黃入足少陰。山萸入足厥陰。皆重濁之劑。治其陰也。必視其入形體之偏陰偏陽而爲施治。一證二方。豈無故哉。

病者脉伏。其人欲自利。利反快。雖利。心下續堅滿。此爲留飲欲去故也。甘遂半夏湯主之。

留飲堵塞竅隧。胃氣不得轉輸。故脉伏不顯。若留飲既下。胃氣受傷。必欲自利。自利而反快者。中焦所塞暫通也。通而復積。故續堅滿。必更用藥盡逐之。然欲直達其積飲。莫若甘遂快利。用之爲君。欲和脾胃除心下堅。又必以半夏佐之。然芍藥停滯。何留飲用之。甘草與甘遂相反。何一方並用。蓋甘草緩甘遂之性。使不急速。徘徊逐其所留。芍藥治木鬱土中而成堅滿。又佐半夏以和胃消堅也。

脉沉而弦者。懸飲內痛。病懸飲者。十棗湯主之。

懸飲結內作痛。故脉見沉弦。用芫花之辛以散飲。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。大棗之甘入脾而勝水也。

病溢飲者。當發其汗。大青龍湯主之。取微似汗。汗多者溫粉粉之。小青龍湯亦主之。

水飲溢出於表。營衛盡爲不利。猶傷寒之營衛兩傷。故必發汗以散水。而後營衛經脉始行。四肢之水亦得消矣。表鬱實熱者。用大青龍以發之。內畜寒飲者。用小青龍以發之。雖皆表散之法。而微有不同。不可不辯。

膈間支飲。其人喘滿。心下痞堅。面色黧黑。其脉沉緊。得之數十日。醫吐下之不愈。木防已湯主之。虛者卽愈。實者三日復發。復與不愈者。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。微利則愈。

支飲在膈間。氣血皆不通利。氣不利。則與水同逆於肺。而發喘滿。血不利。則與水雜揉結於心下。而爲痞堅。腎氣上

應水飲。腎水之色黑。血凝之色亦黑。故黧黑之色而見於面也。脉沉爲水。緊爲寒。非別有寒邪。卽水氣之寒也。醫雖以吐下之法治。然藥不切於病。故不愈。用木防己以散留飲。結氣。石膏主心肺逆氣。人參以助胃祛水。桂枝以和營開結。且支飲得溫則行。若邪客之淺在氣分多而虛者。服之卽愈。若邪客之深在血分多而實者。則愈後必再發。以石膏爲氣分藥。故去之。芒硝爲血分藥。能治痰輒堅。茯苓伐腎利水。而爲芒硝之佐。故加之。

心下有支飲。其人苦冒眩。澤瀉湯主之。

支飲阻其陽之升降。鬱久化火。火動風生而冒眩也。故用澤瀉開關利水。以泄支飲。白朮和中燥溼。則陽自升而火自息矣。

支飲胸滿者。厚朴大黃湯主之。

此卽小承氣。以大黃多。遂名厚朴大黃湯。若厚朴多。則名厚朴三物湯。此支飲胸滿者。必緣其人素多溼熱。濁飲上逆所致。故用蕩滌中焦藥治之。

支飲不得息。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。

支飲留結。氣塞胸中。故不得息。葶藶破結利飲。大棗通肺和中。以其氣壅則液聚。液聚則熱結。所以與肺癰同治也。嘔家本渴。渴者爲欲解。今反不渴。心下有支飲故也。小半夏湯主之。○卒嘔吐。心下痞。膈間有水眩悸者。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。

嘔本有痰。嘔盡痰去。而渴者爲欲解。與傷寒服小青龍湯已渴者。寒去欲解同義。今反不渴。是積飲尚留。去之未盡。

故用半夏散結勝溼。生薑散氣止嘔。千金方更加茯苓佐之。卽與治卒嘔吐。心下痞。膈間有水。眩悸者同法也。腹滿口舌乾燥。此腸胃間有水氣。已椒蘆黃丸主之。口中有津液渴者。加芒硝半兩。

水積腸間。則肺氣不宜。臍鬱成熱。而爲腹滿。津液遂不上行。而口舌乾燥。用防己椒目葶藶利水散結氣。而葶藶尤能利腸。然腸胃受水穀之氣者。邪實腹滿。非輕劑所能治。必加大黃以瀉之。若口中有津液。而仍作渴者。此痰飲聚於血分。必加芒消以祛逐之。

先渴後嘔。爲水停心下。此屬飲家。小半夏茯苓湯主之。

先渴者。因痰飲占據中宮。津液不得灌注於上。肺失其潤。而後嘔者。胃中所積之飲。隨氣逆而上泛也。故用薑半

以滌飲。茯苓以滲溼。溼去則嘔止津通。而渴自己。此與傷寒心下有水氣。欬而微喘。發熱不渴。服小青龍湯已。而渴之義懸殊。彼以津液耗損而渴。此以痰氣積阻而渴。渴之先後變見。可以推飲之盛衰也。世以半夏性燥。渴家禁用。曷知其有主渴之妙用哉。假令瘦人臍下有悸。吐涎沫而顛眩。此水也。五苓散主之。瘦人本無痰溼。今顛眩吐涎。明是水積臍下而悸。故用五苓。藉桂之辛溫以散之。久欬數歲。其脉弱者。可治。實大數者。死。其脉虛者。必苦冒。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。治屬飲家。下半條專補心下支飲冒眩之脈法。冒屬風虛。必無脈實之理。治屬飲家。不特澤瀉湯一方也。

丹溪曰。痰之源不一。有因痰而生熱者。有因熱而生痰者。有因氣而生者。有因風而生者。有因驚而生者。有積飲而生者。有多食而成者。有因暑而生者。有傷冷物而成者。有脾虛而成者。有嗜酒而成者。其爲病也。驚痰則成心包痛。顛疾。熱痰則成煩躁驚悸。風痰成癱瘓。大風眩暈。飲痰成嘔吐脇痛。四肢不舉。食痰成瘡痢口臭。痞塊滿悶。暑痰成嘔逆眩冒。冷痰成骨痺氣刺痛。四肢不舉。酒痰多成脇痛臂痛。飲酒不消。但得酒次日又吐。脾虛生痰。食不美。反胃嘔吐。溼痰多倦怠軟弱。氣痰攻注走刺不定。婦人於驚痰最多。結成塊者爲驚痰。必有一塊在腹。發則如身孕。轉動跳躍。痛不可忍。又有老痰凝結膠固。非借溫藥引導。必有拒格之患。龐安常有言。人身無倒上之痰。天下無逆流之水。故善治痰者。不治痰而治氣。

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。○痰屬溼熱。乃津液所化。因風寒溼熱之感。或七情飲食所傷。以致氣逆液濁。變為痰飲。或吐咯上出。或凝滯胸膈。或留聚腸胃。或客於經絡四肢。隨氣升降。遍身上下無處不到。其為病也。為喘為欬。為惡心嘔吐。為痞膈壅塞。關格異病。為泄為眩暈。為嘈雜怔忡驚悸。為顛狂。為寒熱。為痛腫。或胸間漉漉有聲。或背心一點常如冰冷。或四肢麻痺不仁。皆痰所致。百病中皆有兼痰者。世所不知也。痰有新久輕重之殊。新而輕者。形色清白。氣味亦淡。久而重者。黃濁稠粘。欬之難出。漸來惡味。酸辣腥臊鹹苦。甚至帶血而出。治法痰生於脾胃。宜實脾燥濕。又隨氣而升。宜順氣為先。分導次之。又氣升屬火。順氣在於降火。熱痰則清之。濕痰則燥之。風痰則散之。鬱痰則開之。頑痰則軟之。食

痰則消之。在上者吐之。在下者下之。又中氣虛者。宜固中氣。以運痰。若攻之太重。則胃氣虛而痰愈甚矣。喻嘉言曰。內經云。諸氣臍鬱。皆屬於肺。蓋肺鬱則成熟。熱盛則生痰。痰挾瘀血。遂成窠囊。膈間脹滿痞悶。雖夏月。痰飲積處無汗。而冷痰清飲。積滿窠囊。必大嘔逆。此盈科而進也。多由厚味積熱。腸胃枯涸。又加怫鬱。胃脘之血爲痰濁所滯。日積月累。漸成噎膈反胃之次第。若用燥劑。其結轉甚。惟竹瀝薑汁韭汁。可以治之。日飲三五杯。必胸中煩躁不寧。乃妙。後用養血健脾潤燥藥。○治痰之法。曰驅。曰導。曰滌。曰化。曰涌。曰理脾。曰降火。曰行氣。前人之法。不爲不詳。至於窠囊之痰。如蜂子之穴。於房中。如蓮實之嵌。於蓬內。生長則易剝落。則難。其外窄中寬。任行驅導滌涌之藥。徒傷他藏。此實閉拒而

不納耳。夫人身之氣。經盛則注於絡。絡盛則注於經。窠囊之來。始於痰聚胃口。嘔時數動胃氣。胃氣動則半從上出於喉。半從內入於絡。胃之絡貫膈者也。其氣奔入之急。則衝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。痰入既久。則阻礙氣道而氣之奔入者。復結一囊也。然痰飲結聚於膈膜而成窠囊。清氣入之。渾然不覺。每隨濁氣而動。乃至寒之亦發。熱之亦發。傷酒傷食亦發。動怒動欲亦發。總由動其濁氣。濁氣隨火而升。轉使清氣逼處不安也。故治窠囊之痰甚難。必先凝神入氣。以靜自調。薄滋味以去胃中之痰。使胃經之氣不急奔於絡。轉虛其胃。以聽絡中之氣返還於胃。逐漸以藥開導其囊。而滌去其痰。則自愈矣。○後世治痰飲有四法。曰實脾。燥溼。降火。行氣。實脾燥溼。二陳湯加蒼白二朮。最爲相宜。若陰虛則反忌之矣。降

火之法。須分虛實。實用苦寒。虛用甘寒。庶乎可也。若夫行氣之藥。諸方漫然。全無著落。謹再明之。風寒之邪。從外入內。其痰飲。惟宜小青龍湯。分其邪從外出而痰飲從下出也。濁陰之氣。從下入上。裏其痰飲。金匱半夏厚朴湯。即四分其濁氣下出而痰飲從上出也。若多慾之人。則腎氣上逆。直透膜原。結壘萬千。臍脹重墜。不可以仰。用桂苓丸引氣下趨。痰飲始豁也。又虛寒痰飲。少壯者。十中間見一二。老人小兒。十中常見四五。若果脾胃虛寒。飲食不思。陰氣痞塞。嘔吐涎沫者。宜溫其中。真陽虛者。更補其下。清上諸藥。不可用也。○再按痰飲總爲一證。而因則有二。痰因於火。有熱無寒。飲因於溼。有熱有寒。卽有溫泉無寒火之理也。○痰飲膠結於胸中。爲飽爲悶。爲頻欬。而痰不應。總爲脾失其健。不爲胃行其津液。